

序

1984.4

语言，作为表达人类思想的媒介，由于社会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改变，甚至因社会风尚的不同，各个时期都会有所不同。将写成文字的语言与口语相比，这种语言的变革更为突出。尤其在表达人类灵魂的文学语言中，变动与差异特别明显。

拿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例，最早有林纾，后来有周瘦鹃、苏曼殊的译文，从那时起至今已经百年之久。在我年轻的时候，《巴黎茶花女遗事》、《血海翻波录》等一系列外国译作从个性解放的意义上打动了我。外国文学新鲜的句式、细腻的心理刻画、结构上悬念的运用、叙述的快节奏等等，如旋风一般使我为之一震。这些外国名著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限于文学，曾使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然而，毕竟我当年所读的译本使用的是那时的语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也许已经有些晦涩难懂了。甚至再后来的五四式的初期白话文，与今日通用的文字也已迥然不同。加之外国文学翻译者所运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因各人出生地及运用文字的风格不同而各有差异。所以当去年春尽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来向我征求出版一套重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意见，并要我写序时，我欣然同意。不过在答应的时候，我附了一个“但”字：我要求出版社派熟谙外语的同志来做这项工作，或组织外力进行这些

重译文字的审校工作。这不但可使重译本的质量得到保证，同时也不会因书稿质量问题而使我这个写序的人陷入严于责人而疏于律己的窘况，从而自打嘴巴。

我是个不拒绝重译的人。我以为如果严肃对待重译，则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以至最终出现“定本”也并非不可能。我认为一旦翻译质量得到保证，就可以杜绝当今有些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乱译、漏译等等破坏质量的现象发生，更不用提抄袭他人译作的问题了。同时也可使重译本得到读者的认可。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译本所用的语言符合当前的语言习惯，这样既可以承袭原来的汉语传统，同时还可以一改二三十年代那种硬译、死译的流弊，从而使当今更多的读者得以欣赏外国文学，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我很感谢编辑部的同人同意了我的要求。这样一件似乎很麻烦的事情，得到了共识和实施。这些文学作品因之得到重译的机会，质量得以提高，也许有一天会得到一些“定本”，这也不是非分之想。有人以为重译本太多了，会不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我想如果严把质量关，加之新读者的出现，这种“浪费”完全可以避免。中国出版物品种及数量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读者的行列，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很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目光远大，以重译本去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值得我们创作及翻译工作者欢欣鼓舞。

爰为序。

人物表

玛格丽特·戈蒂埃

——茶花女，女主人公，巴黎名妓。

阿尔芒

——男主人公，茶花女钟爱的情人。

迪瓦东

——阿尔芒的父亲，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

加斯东

——阿尔芒的朋友，一个纨绔子弟。

德·G男爵

——捧红茶花女，曾是她情人。

德·N伯爵

——一个令茶花女讨厌的有钱的追求者。

公爵

——视茶花女为他所有的有钱的老头。

普吕当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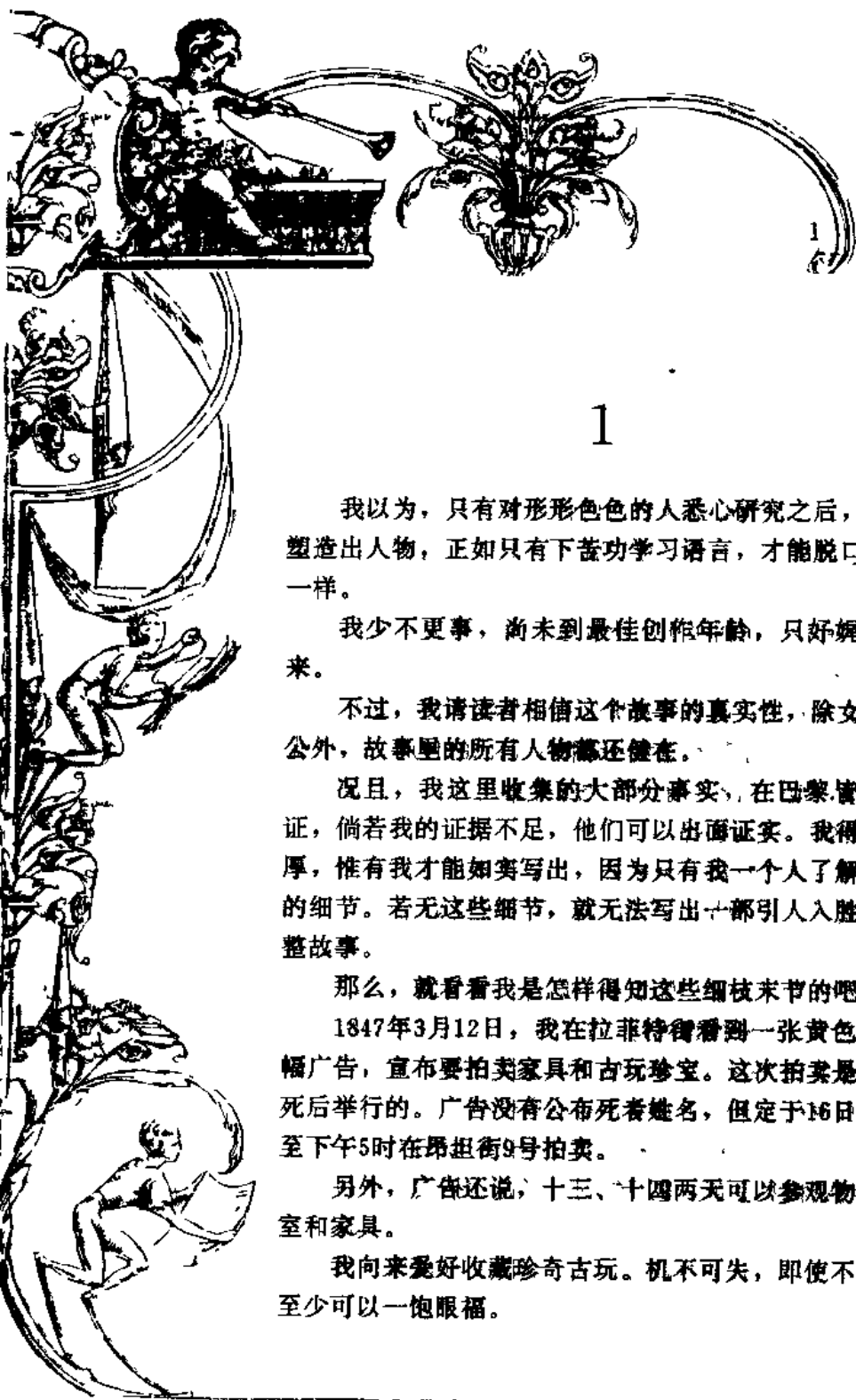
——茶花女的邻居，年老妓女。

朱刘·迪普拉

——茶花女的朋友，好心肠的人。

奥林普

——一个漂亮的、没有廉耻之心的妓女。



1

我以为，只有对形形色色的人悉心研究之后，方能塑造出人物，正如只有下苦功学习语言，才能脱口而出一样。

我少不更事，尚未到最佳创作年龄，只好娓娓道来。

不过，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除女主人公外，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还健在。

况且，我这里收集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皆有人证，倘若我的证据不足，他们可以出面证实。我得天独厚，惟有我才能如实写出，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最后的细节。若无这些细节，就无法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完整故事。

那么，就看看我是怎样得知这些细枝末节的吧。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宣布要拍卖家具和古玩珍宝。这次拍卖是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没有公布死者姓名，但定于16日正午至下午5时在昂坦街9号拍卖。

另外，广告还说，十三、十四两天可以参观物主居室和家具。

我向来爱好收藏珍奇古玩。机不可失，即使不买，至少可以一饱眼福。



第二天，我便来到了昂坦街9号。

时间尚早，但居室里已经有许多人参观了，居然还有不少女的。她们虽然身穿丝绒服装，肩披开司米围巾，门口还有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恭候，但一看到眼前的奢华陈设，还是各个惊讶羡慕不已。

不久，我就明白她们为何感到惊讶和羡慕了，因为我也仔细察看了一番，很快就发现，原来我是在一个高级妓女的家里。有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正在那里参观，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吸引上流社会妇女一睹为快的话，那正是高级妓女的内幕。因为平日，这个妓女的车马衣着装着实欺人太甚，使得名媛贵妇相形见绌，这个妓女与贵妇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有自己的包厢，而且就在隔壁，她们恬不知耻地在巴黎招摇过市，卖弄姿色，炫耀首饰，伤风败俗。

住在这的妓女已经死去，于是连最正经的女人也登堂入室了。死神早已净化了这所淫窟糜烂的空气。何况，她们自有托词，如有必要，可说是奔拍卖而来，并不知来的是何人家。她们看了广告，她们想参观广告推销的东西，先来挑选挑选，如此而已；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琳琅满目中寻找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无疑，她们早就听说过关于这个妓女生活的离奇故事。

可惜的是，种种神秘已同女主人一起归天，尽管贵妇们用心极尽良苦，也只能对死者身后拍卖的物品大惊小怪一番，而对女主人一生的卖笑生涯却无从知晓。

不过，倒有东西值得一买。这里的陈设漂亮极了；





布尔雕刻^①和玫瑰木^②家具，塞菲尔^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以及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应有尽有。

我在屋子里转悠，跟着那些先我而来的好奇的贵妇们走着。她们进入一间悬挂着波斯帷幔的房间。我也正要往里进，她们却立即笑着退了出来，仿佛羞于这新的猎奇。我反而更加迫不及待，想进房间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梳妆室，梳妆用品无奇不有，精致绝伦，死者的奢侈似乎已经登峰造极。

靠墙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有三尺宽、六尺长，只见上面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作的奇珍异宝闪闪发光。这里的收藏洋洋大观，上千种首饰器皿非金即银，竟然没有一件是其他的金属制品。这些东西是我们所处居室女主人一类妇女的梳妆洗漱必不可少的。不过，如此可观的收藏只能逐件积少成多，绝非一个情夫所能独自置齐的。

我呢，目睹一个烟花女子的梳洗间，并没有引起反感，不论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致地鉴赏一番。于是我发现，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精细用品，均刻有各种不同姓氏的开头字母和五花八门的标记。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一件件都告诉我这个可怜的

① 布尔(1642—1732年)，法国乌木雕刻家，其雕刻家具闻名遐迩。

② 玫瑰木产于巴西，因有玫瑰香而得名。

③ 塞菲尔，法国瓷都。

④ 萨克森，德国瓷都。

⑤ 奥科克和奥迪奥，当时巴黎著名金银匠，他们制作的金银首饰器皿在宫廷享有盛誉。



姑娘有一两次卖淫行为。我心想，天主对她倒也算宽大，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享尽奢华，带着花容月貌未老先死，——需知人老珠黄是妓女的第一次死亡啊！

的确，还有什么比老于荒淫更惨不忍睹的呢，特别是女人？堕落而老，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得不到任何关心。如此抱恨终生，并非追悔误入歧途，而是后悔当初盘算不周，挥霍金钱，这实在是一件听起来最令人伤心的可悲之事。我认识一个曾经风流一时的女人，风流生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据她的同代人说，女儿像当年的母亲一样漂亮。然而可怜的女儿从来没有听母亲对她说过“你是我的女儿”，而母亲却硬要女儿为她养老，就像是她把女儿亲手养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叫路易丝，她只好听母亲的话，随便委身于人，没有愿望，没有情爱，没有欢乐，就像人家要她学一种职业，她去干就是了。对淫荡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她从小也就开始淫荡，加上姑娘长期体弱多病，致使辨别善与恶的智慧之光在她心灵中熄灭了。兴许天主早先把这种智慧之光赋予过她，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想到去把这智慧之光拨亮。

我总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走过大街。她母亲老陪伴着她，就像一个普通的母亲陪伴她普通的女儿那样形影不离。我当时还很年轻，很容易受我们时代的轻佻风气感染。不过我记得，当时看到这种丑恶的监控行为，我打心眼里产生了轻蔑和厌恶。

再说，一个处女的脸上，无论如何不会既流露出如





此天真无邪的感情，又现出这般忧郁寡欢的痛苦。

这简直就是一尊“忍妇”的头像^①。

一天，这个姑娘突然神采飞扬起来。在她母亲一手包办的皮肉生涯里，她似乎觉得天主已经允许她获得一份幸福了。说到底，天主既然已经把她造就成弱女子，何必还要让她既得承受生活痛苦重压又得不到任何安慰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她身上毕竟还有圣洁的东西，顿时高兴得发抖，灵魂有了莫名其妙的寄托。路易丝连忙跑去告诉母亲这个使她欣喜若狂的消息。这真难于启齿，不过，我们不是在这里编造风流韵事，而是讲述一件真人真事。如果认为大可不必时时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诸于世，我们索性闭口岂不更好，何必控告她们，却又不听她们的申诉，蔑视她们，却又不做出审判。我们刚才说过，的确难以启齿。可母亲却回答说，两人已经不太好过了，三人恐怕就更不好对付了。更何况，这类孩子完全是累赘，怀胎十月等于浪费功夫。

第二天，一个助产婆，我们权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朋友，来看路易丝，因为路易丝已经卧床几天了。她下床时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更虚弱。

三个月后，一个男人对她表示怜悯，设法对她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治疗。但最后一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由于流产后果严重而死去。

母亲仍然活着，处境如何？天晓得！

^① 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有一尊皮加勒雕塑的圣母像，一脸逆来顺受的委屈模样，故有“忍妇”之称。





当我打量着这一件件银器时，这个故事便不觉又浮现于脑际。也许是陷入沉思的缘故，时间悄然流逝，居室里除了我和一个看守外，竟已空无他人。那个看守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要偷点儿什么东西。

我向那位老实人走去，弄得他惴惴不安。

“先生，”我对他说，“请您告诉我原来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好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姓名，也见过她本人。

“怎么！”我对看守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有三个星期了吧，我想。”

“那么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家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可以抬高拍卖价。顾客可以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究竟如何。您知道，这样可以促销。”

“这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可多啦！”

“拍卖大概可以抵债吧？”

“有富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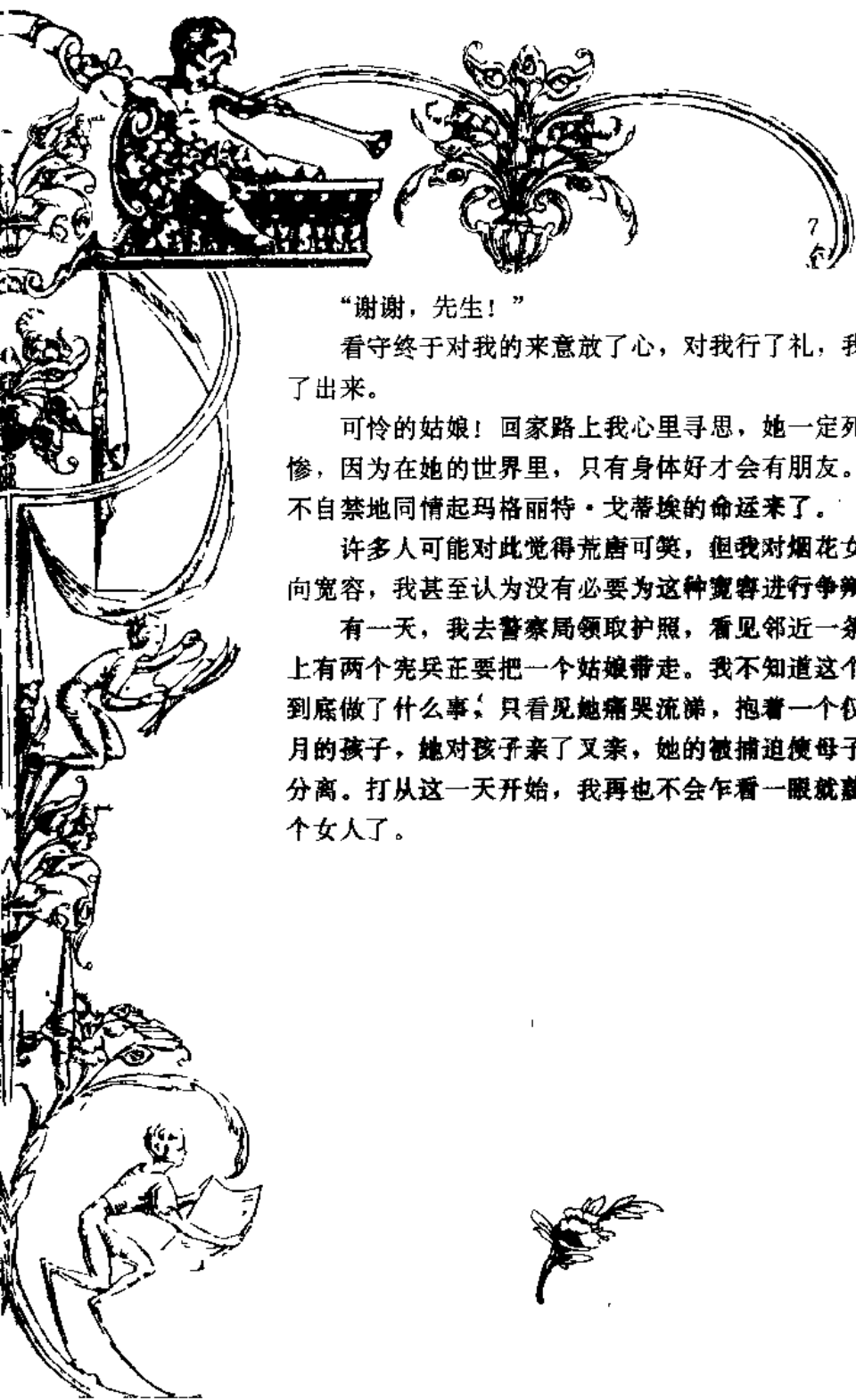
“那么，剩下的给谁呢？”

“给她家人。”

“这么说她还有一个家？”

“好像有。”





“谢谢，先生！”

看守终于对我的来意放了心，对我行了礼，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回家路上我心里寻思，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只有身体好才会有朋友。我情不自禁地同情起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来了。

许多人可能对此觉得荒唐可笑，但我对烟花女子一向宽容，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种宽容进行争辩。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看见邻近一条街道上有两个宪兵正要把一个姑娘带走。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到底做了什么事，只看见她痛哭流涕，抱着一个仅几个月的孩子，她对孩子亲了又亲，她的被捕迫使母子骨肉分离。打从这一天开始，我再也不会乍看一眼就藐视一个女人了。



2

拍卖定于16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的间歇，专留给装修工人拆卸帷幔、窗帘等饰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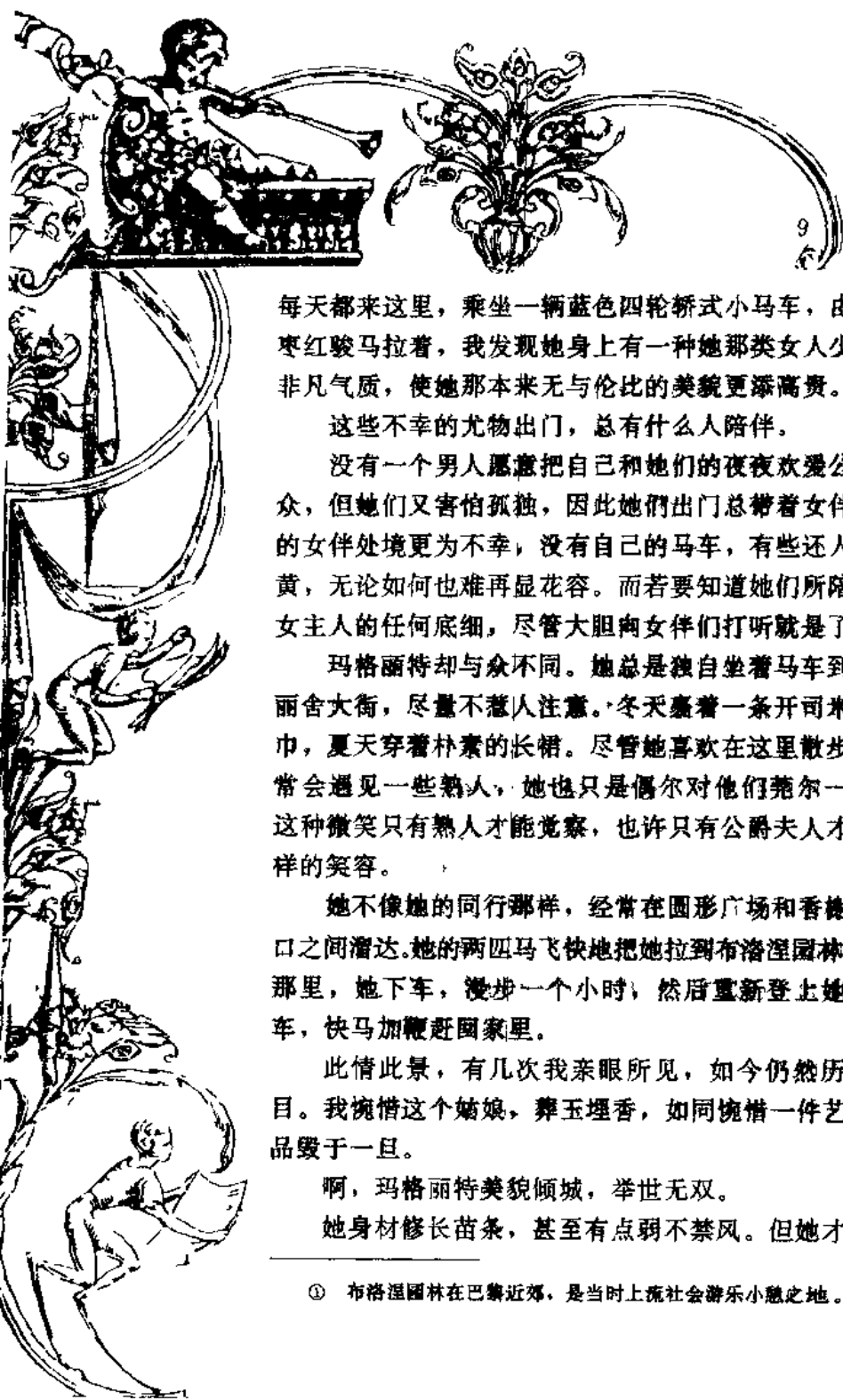
此时，我刚旅行归来。很自然，没有人把玛格丽特之死当作一条重大新闻告诉我，——在往常，一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朋友们总会报告一些重大新闻的。玛格丽特姿色俏丽，然而，这类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沸沸扬扬，死后也就越变得无声无息。这就好比一些明星，升起和陨落一样，都暗淡无光。她们一死，若兰催玉折，她们的所有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妓的所有情人几乎都亲密无间。提起她的往事，你一言我一语几多回味，然后各奔东西照旧生活下去，丝毫不受噩耗的干扰，甚至不肯洒一滴眼泪。

如今，人到25岁年纪，眼泪成了稀罕之物，不会随便赐予女人。只有对花钱养育自己的父母才肯哭出几声，作为对他们付出代价的回报。

至于我，尽管玛格丽特的用品没有一件刻有我的姓氏标记，但是我刚才承认的那种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同情心，使得我对她的死久久难以忘怀，也许她本来并不值得我如此怀念。

我记得当时经常在香港丽舍大街遇见玛格丽特，她





每天都来这里，乘坐一辆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由两匹枣红马拉着，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她那类女人少有的非凡气质，使她那本来无与伦比的美貌更添高贵。

这些不幸的尤物出门，总有什么人陪伴。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和她们的夜夜欢爱公诸于众，但她们又害怕孤独，因此她们出门总带着女伴。有的女伴处境更为不幸，没有自己的马车，有些还人老珠黄，无论如何也难再显花容。而若要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主人的任何底细，尽管大胆向女伴们打听就是了。

玛格丽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独自坐着马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尽量不惹人注意。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围巾，夏天穿着朴素的长裙。尽管她喜欢在这里散步，经常会遇见一些熟人，她也只是偶尔对他们莞尔一笑，这种微笑只有熟人才能觉察，也许只有公爵夫人才有这样的笑容。

她不像她的同行那样，经常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口之间溜达。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布洛涅园林^①。在那里，她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的马车，快马加鞭赶回家里。

此情此景，有几次我亲眼所见，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惋惜这个姑娘，葬玉埋香，如同惋惜一件艺术精品毁于一旦。

啊，玛格丽特美貌倾城，举世无双。

她身材修长苗条，甚至有点弱不禁风。但她才艺高

① 布洛涅园林在巴黎近郊，是当时上流社会游乐小憩之地。



妙绝伦，只要在衣饰上稍加装点，就会把天然造化一时的疏忽弥补得天衣无缝。她的开司米围巾长角点地，两边露出丝绸长裙宽阔的镶边。厚厚的手笼掩藏着双手，紧贴在胸前，四周布满了精妙无比的皱褶。即使用吹毛求疵的眼光来打量她，她浑身的曲线也无可挑剔。

她的头发样式美极了，平添了几分俊俏。她的头小玲珑，正如缪塞^①所说，她母亲有意生出这个模样，便于精心打扮。

一张鹅蛋脸，魅力难以形容。只见上面嵌着一双黑眼睛，天然浑成的弯弯眉黛，宛若描画出来似的；当眼帘低垂时，长长的眼睫毛掩蔽着眼睛，在粉面香腮上投下些许的阴影；鼻子纤巧，笔直，富有灵气，鼻翼微鼓，仿佛对艳情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嘴巴端正，微启双唇莞尔一笑时，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牙齿；皮肤上绒毛泛着色泽，宛如尚未被人手触摸过的鲜桃。至此，您对这张迷人的脸蛋大概就有一个整体印象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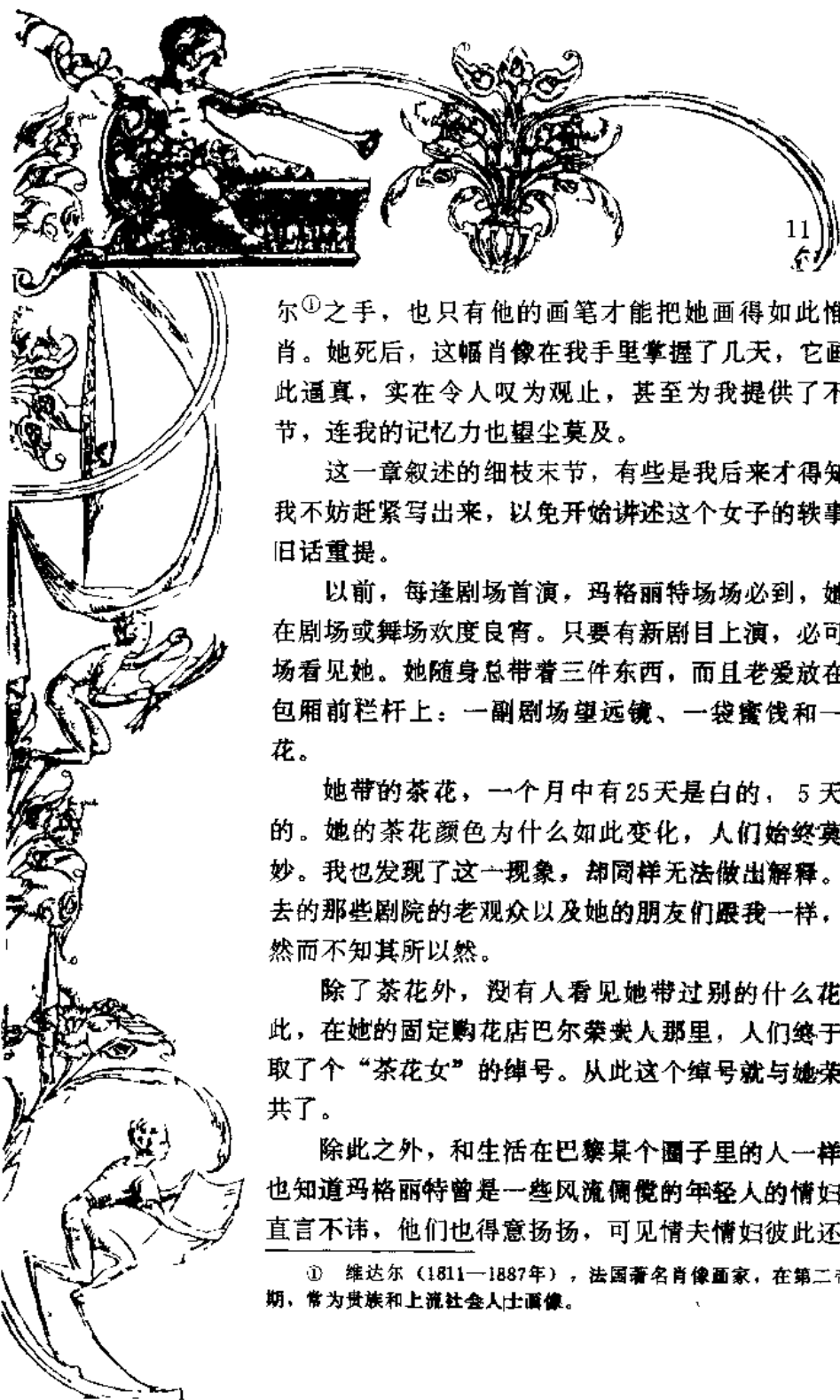
她的秀发像墨玉一般乌黑发亮，呈波浪状卷曲，不知天生如此还是加工而成，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往脑后梳去，露出耳垂，上而两个宝石耳环熠熠生辉，每一枚钻石价值四五千法郎。

玛格丽特生活纵欲，热闹得如火如荼，何以脸上写尽处女神态，甚至带有天真幼稚的特征呢？这真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自己的画像，妙不可言，出自维达

① 缪塞（1810—1857年），法国浪漫派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





尔^①之手，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她死后，这幅肖像在我手里掌握了几夭，它画得如此逼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甚至为我提供了不少细节，连我的记忆力也望尘莫及。

这一章叙述的细枝末节，有些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不妨赶紧写出来，以免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轶事时再旧话重提。

以前，每逢剧场首演，玛格丽特场场必到，她总是在剧场或舞场欢度良宵。只要有新剧目上演，必可在剧场看见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而且老爱放在底层包厢前栏杆上：一副剧场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

她带的茶花，一个月中有25天是白的，5天是红的。她的茶花颜色为什么如此变化，人们始终莫名其妙。我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却同样无法做出解释。她常去的那些剧院的老观众以及她的朋友们跟我一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除了茶花外，没有人看见她带过别的什么花。因此，在她的固定购花店巴尔荣夫人那里，人们终于给她取了个“茶花女”的绰号。从此这个绰号就与她荣辱与共了。

除此之外，和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也知道玛格丽特曾是一些风流倜傥的年轻人情妇。她直言不讳，他们也得意扬扬，可见情夫情妇彼此还都满

^① 维达尔（1811—1887年），法国著名肖像画家，在第二帝国时期，常为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画像。



意。

不过，据说从巴涅尔^①旅行回来后，曾经有三年左右时间她只同一个外国老公爵^②一起生活。老公爵家资万贯，想方设法使她摆脱过去的生活，而且她似乎也心甘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异常虚弱，与过去相比可谓判若二人，变化太大了，医生们不得不劝她去温泉疗养，于是她才动身到巴涅尔去。

那儿的病人之中，就有那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与玛格丽特得的是同样的病，就连长相也极相似，以致人们以为她们是一对姐妹。只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第三期，玛格丽特刚到疗养院没几天，公爵小姐就离开了人世。

就像一般人舍不得立刻离开埋葬着至爱亲人之地那样，公爵也仍然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弯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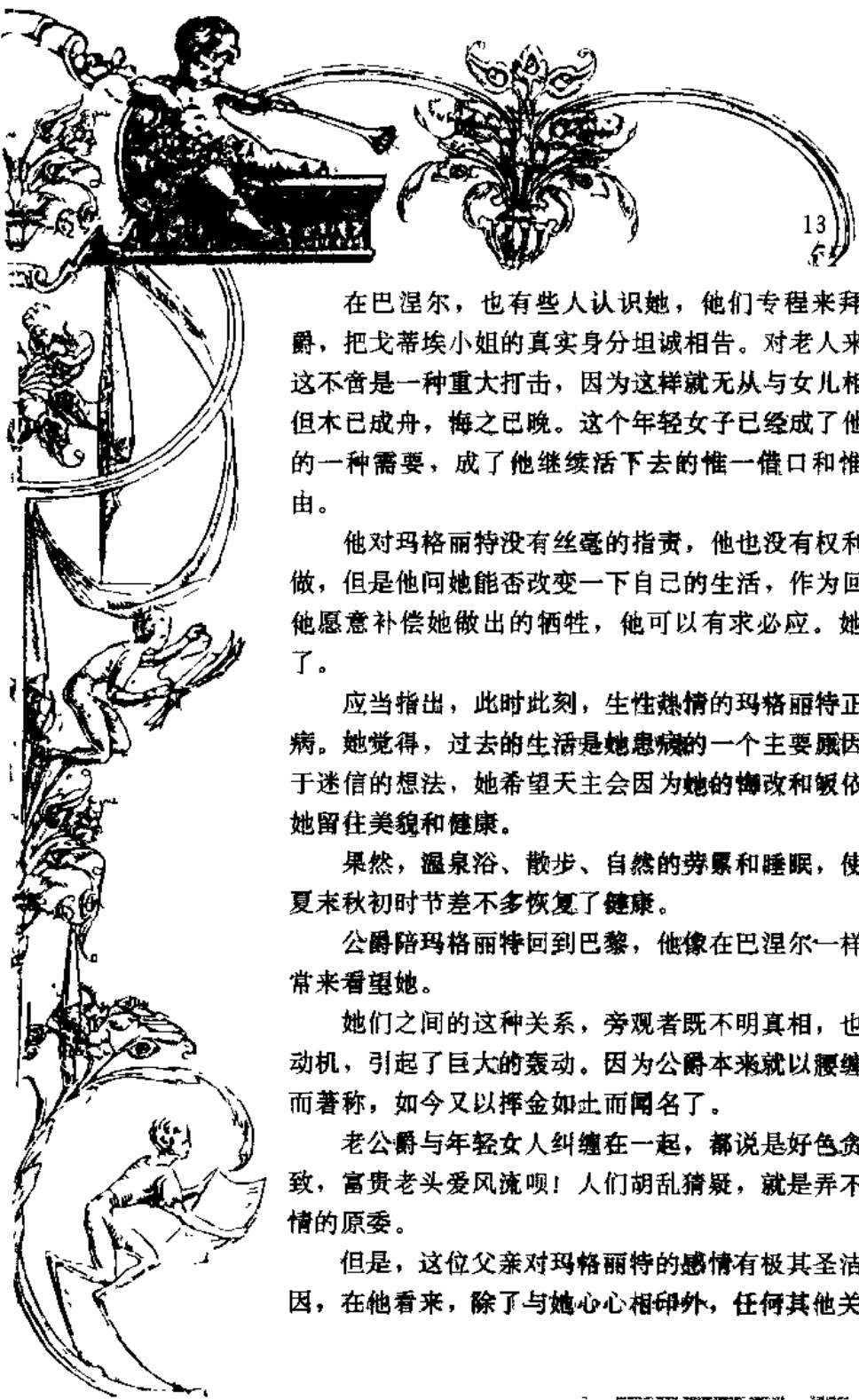
他仿佛看见自己女儿的影子从眼前晃过，他便上前抓住她的双手，抱着她痛哭起来。他不问她究竟是谁，只恳求她允许他看望她，允许他像爱他已死的女儿那样去爱她。

玛格丽特在巴涅尔只带侍女相随，况且这事对她来说，也没有任何身败名裂之虞，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① 巴涅尔位于比利牛斯山区，是法国温泉疗养胜地。

② 即德·斯塔凯贝格公爵，曾任俄国驻维也纳大使。





在巴涅尔，也有些人认识她，他们专程来拜访公爵，把戈蒂埃小姐的真实身分坦诚相告。对老人来说，这不啻是一种重大打击，因为这样就无从与女儿相比。但木已成舟，悔之已晚。这个年轻女子已经成了他心灵的一种需要，成了他继续活下去的惟一借口和惟一理由。

他对玛格丽特没有丝毫的指责，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问她能否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作为回报，他愿意补偿她做出的牺牲，他可以有求必应。她答应了。

应当指出，此时此刻，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正在生病。她觉得，过去的生活是她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迷信的想法，她希望天主会因为她的悔改和皈依而让她留住美貌和健康。

果然，温泉浴、散步、自然的劳累和睡眠，使她在夏末秋初时节差不多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他像在巴涅尔一样，经常来看望她。

她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旁观者既不明真相，也不知动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本来就以腰缠万贯而著称，如今又以挥金如土而闻名了。

老公爵与年轻女人纠缠在一起，都说是好色贪淫所致，富贵老头爱风流呗！人们胡乱猜疑，就是弄不清事情的原委。

但是，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的感情有极其圣洁的原因，在他看来，除了与她心心相印外，任何其他关系都



意味着乱伦，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作为女儿不该听的话。

我们决不想把我们的女主人公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只是说，只要她仍然待在巴涅尔，她对公爵的许诺并不难遵守，而且她已经说到做到了。然而，由于姑娘过惯了放荡生活，夜夜歌舞，天天酒色，一旦回到巴黎，似乎又不甘寂寞起来。即使老公爵定期来访，暂得排遣，但她总感到心烦得要死，往昔红红火火的气氛总是回荡在她的脑海和心田。

还得补充一句，玛格丽特此次旅行归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漂亮了。她年方二十，疾病已得到控制，但并没有根除，这继续激发她狂热的情欲，——有肺病的人情欲往往特别旺盛。

公爵有一天感到非常痛苦，他的朋友们跑来告诉他并向他证实说，玛格丽特算准他不会来看望她的时候，便接待了别的客人，他们到她那儿直到第二天才出来。其实，这些朋友们本来就认为，公爵与这位年轻女郎来往有损声誉，便不断监视她的行动，存心要抓住她的丑事。

玛格丽特受到了盘问，她向公爵承认了一切。她对他开诚布公，劝他不要再关心她，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无力信守诺言，不愿意再接受一个受她欺骗的男人的恩惠。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这么做了。然而到第八天，公爵又去求玛格丽特继续同他来往，并答应她说，只要他能来看她，她可以为所欲为，还向她发

